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在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出現哈薩克斯坦（Казахстан；Kazakhstan）、烏茲別克斯坦（Узбекистан；Uzbekistan）、吉爾吉斯斯坦（Кыргызстан；Kyrgyzstan）、塔吉克斯坦（Тажикистан；Tajikistan）與土庫曼斯坦（Туркменистан；Turkmenistan）五個新興國家。¹中亞不但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及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傳統上屬於俄羅斯勢力範圍的地區，並與中國這個崛起中的國際強權為鄰，這樣一個特殊的地區，自然吸引各種國際勢力競相進入。911 事件後，美國軍事力量正式進駐中亞，使其得以牽制俄羅斯與中國，中亞地區再次成為國際政治中的焦點。

上海合作組織（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Chanhaiskaja Organizacija Sotrudnichestva, Chos;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是一個成立於 2001 年新興的國際組織，成員國涵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塔吉克。以中亞地區 4 個國家為主，加上中國與俄羅斯所共組的區域性組織，卻名為「上海合作組織」，顯見中國在該組織中的影響力，而在 911 事件後美軍進駐中亞也讓中亞地區的情勢投下變數。

¹ 本文以下簡稱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土庫曼。「斯坦」（-stan）是波斯—土耳其語系中特殊地名詞尾，意指國家。詳見：洪玉如譯，*地名的世界地圖*，（台北市：時報文化，2002）頁 133-135。

冷戰結束，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丕變，使地緣政治中最重要的樞紐－歐亞大陸再度成為國際強權相互競爭的場域，試圖在新一波的地緣政治戰略布局中取得優勢。中亞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位置，其在全球地緣戰略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從冷戰結束後的權力真空，到中俄勢力經略中亞所維持的短暫權力平衡；而 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的政治勢力正式加入中亞這個地緣政治中的熱門場域，冷戰後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情勢也因此一事件發生極大的變化。藉由研究上海合作組織，不但能夠探究中國與俄羅斯間的關係，並瞭解中亞各國作為地緣政治的主要場域，在面對強鄰時如何與其周旋以謀求國家最大利益；此外，也可以瞭解中國、俄羅斯、美國等國際勢力在中亞地區運作的情形，藉此得以觀察冷戰後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化，以及各國際勢力如何透過地緣戰略的實際的操作，來獲取本國的權力並維護本國利益。

本論文以上海合作組織作為研究主題，主要是探討：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背景與組織結構為何？中國和俄羅斯力促上海合作組織建立的地緣政治利益為何？對於中亞國家而言，參與上海合作組織的地緣政治利益為何？參與上海合作組織的中亞國家之間的關係如何？是否將成為影響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潛在因素？911 事件後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戰爭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有怎樣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本文藉由「歷史研究途徑」來觀察上海合作組織的源起、演變及發展，並藉由「地緣政治研究途徑」，來觀察 911 事件後中亞地區情勢的變化，以及美國駐軍中亞對俄羅斯與中國在地緣戰略上的衝擊，以及美國駐軍中亞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影響。確立研究途徑後，本文採「文獻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本文蒐集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主題的相關國內外研究著作、期刊論文、報章雜誌；但由於國內與研究主題相關的俄語文獻收藏有限，因此亦將中國與俄羅斯官方及學術機構所公佈的網路資訊列入本文研究所需的資料來源當中。此外，由於國內對於中亞當地的出版品收藏稀少，加上筆者不諳中亞各國語文，因此，以中亞各國官方與學術機構的俄語網站作為資料收集的來源。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於 2001 年，然而自 1996 年以來，各成員國便為解決邊界問題曾進行多次的協商談判，進而發展成各領域的跨國合作，終致成立上海合作組織，故本文研究的時間範圍為 1996 年—2004 年。

1843 年德國地理學家漢柏德 (Alexander von Humboldt) 首次將中亞 (Central Asia) 在世界地圖上定義為一個獨特的區域。然而中亞的界線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蘇聯解體前，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 (UNESCO) 基於氣候等地理因素來定義中亞地區。根據其定義，中亞除了上述五個國家之外，還包括了蒙古、中國西部、印度和巴基斯坦北部、伊朗東北部、阿富汗、俄羅斯領土中間的南部地區。²

地理上廣義的中亞，指的是俄羅斯南部，東起天山西至裏海，南邊是一塊由伊朗、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回教國家所形成的新月形地帶，在這些地帶間的區域，即是地理上所定義的「中亞」。³

² A.H. Dani and V.M. Masson ed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Paris: UNESCO, 1992)

³ Michael Mandelbaum ed., *Central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4), p. 2

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前，蘇聯對中亞的定義為世界廣為引用。蘇聯時期對於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 *Srednaja Azia*）正式的官方定義僅僅包括的當時的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與吉爾吉斯等四個蘇聯加盟共和國，但並不包括哈薩克；然而，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中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Tsentralnaia Azia*）正式的官方定義則將哈薩克包含在內。蘇聯解體後，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與哈薩克等五國總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會晤，明確宣示哈薩克也應包含在中亞地區的定義中。從此，中亞地區包含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與哈薩克等五國成為對於中亞地區最普遍的定義。

而本文所論及的「中亞」（參考圖 1-1），指的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等在蘇聯解體後的五個新興國家。由於土庫曼在獨立之後即採取中立的外交政策取向，1995 年獲得聯合國承認取得中立地位，因此土庫曼對於參加國際組織基本上採取消極的態度，也未參與上海合作組織，故土庫曼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

圖 1-1：中亞地圖



資料來源：<http://www.advantour.com/uzbekistan/information/map.htm>

在中亞國家獨立之後，分別加入許多促進政治、經濟及安全等性質的合作組織或協議（詳見表 1-1）。在這些性質相異的組織當中，古阿姆集團是在美國的支持下成立，烏茲別克是唯一加入古阿姆集團的中亞國家；除此之外，在其他的合作組織中，都可以發現在蘇聯解體後一向將中亞地區視為其地緣政治勢力範圍的俄羅斯皆參與其中，而中亞國家則分別加入性質不同的合作組織。在這些合作組織或協議當中，上海合作組織是唯一包含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各層面的合作組織，且除了有俄羅斯和中亞各國（不包括採中立政策的土庫曼）的參與，最重要的是，中國作為其成員國的一份子，藉由上海合作組織中加入中亞地區地緣政治格局的場域。因此，本文在與中亞地區有關的合作組織或條約中，選擇上海合作組織作為研究對象，以藉此探討冷戰後中亞地緣政治格局變遷的情勢。

表 1-1：中亞國家加入的區域組織

| 組織或條約名稱 | 成員國 |
|--|----------------------------|
| 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中國、俄羅斯、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
|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 organization) | 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白俄羅斯、亞美尼亞 |
| 中亞合作組織 (Central Asia Cooperation) | 俄羅斯、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
| 歐亞經濟共同體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 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白俄羅斯 |
| 共同經濟空間 (Common Economic Space) | 俄羅斯、哈薩克、烏克蘭、白俄羅斯 |
| 古阿姆集團 (GUUAM) | 烏茲別克、烏克蘭、喬治亞、亞塞拜然、摩爾多瓦 |

資料來源：Alexei Bogaturov,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entral-Eastern Asia: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ooperation*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004), p.21.

第三節 文獻述評

在檢閱以「中亞」與「上海合作組織」為主題的相關文獻時，所有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會提到「地緣政治」這個概念，有些文獻的題目甚至直接以地緣政治為題，對中亞與上海合作組織加以申論分析。此外，「新大競賽」(New Great Game) 這個概念也常在相關的文章中出現。地緣政治指的是什麼？新的大競賽指的是什麼？兩個概念之間有什麼關聯性？為了掌握本文的論述內容，本節有需要先說明「地緣政治」所包含的相關概念，並解釋地緣政治與新大競賽之間的關係。

「地緣政治」(geopolitics)

根據「簡明大英百科全書」的解釋，「地緣政治」是：關於國際政治中地理位置對各國政治相互關係如何發生影響的分析研究。地緣政治指出某些因素對決定國家政策的重要性，諸如獲得國家利益，控制海上交通線，據有戰略要地等。

4

地緣政治學是一門以人文地理學為基礎，主要研究由地理區位和與地理密切相關的因素所引起的，影響一個國家和世界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的學科與方法，是一門綜合性與實用性極強的邊緣學科。自本世紀初以來，地緣政治廣泛運用於國際政治、軍事、經濟以及文化等領域；目的是為政治家、軍事家、和國際政治經濟發展戰略家提供戰略思維與戰略對策。⁵

⁴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台北市：台灣中華出版，民國 80 年)，頁 260。

⁵ 徐小杰著，*新世紀的油氣與地緣政治：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26、頁 46。

地緣政治學學說的確立是在 19 至 20 世紀，當時正是西方向世界各地進行大擴張的年代，這時期的地緣政治學一開始就比較側重從世界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緣政治的問題。其研究的重點不是對一個國家的周邊地區和國家的實力比較，也不是把本國的焦點鎖定在與本國距離較近的地區；而是從全世界的眼光來看問題，儘管那些所謂的「戰略要地」遠在本國千里之外，卻被賦予極為重要的地位和意義。⁶

根據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柯恩（Sawl Cohen）的定義：「地緣政治分析的本質在於國際政治權力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法國政治學家阿蒙（Raymond Aron）認為，地緣政治學的主要內容是：「將外交－戰略關係，與對資源做出的地理－經濟分析，以及由於生活方式和環境所引起的對外交取向的解釋，從地理的角度加以系統化。」概括而言，地緣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地理環境對於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影響。強調研究對象的國際性質，這是區分 19 世紀興起的地緣政治學和早已淵遠流長的政治地理學的關鍵因素。⁷

1897 年，地緣政治學的創始人，德國地理學家雷次爾（Friedrich Ratzel）發表了「地理政治學」⁸（*Politische Geographie*）一書，在該書中雷次爾提出了地緣政治學的基本概念框架。⁹19 世紀末地緣政治學著作中，較具影響力的還有美國

⁶ 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或者地理政治學（geographical politics）是一個從中世紀開始便已經廣泛使用的概念。地理政治學乃是對地理與政治間關係的研究，尤其測重於對地理差異所導致的政治差異的比較研究。政治地理學的研究並未考慮到地理環境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因此政治地理學長期以來多侷限於國內政治問題。這種情況到了 19 世紀才有所改變，而正是這種改變促使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的誕生。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New York: J. Wiley & Sons: 1993), p11-15。

⁷ Ibid, p.16.

⁸ 雷次爾將國家視為「空間有機體」，一個國家是否能夠通過不斷的領土擴張來增強自身的力量，是衡量一國政治成就的標準之一。雷次爾據此還提出了後來在德國被廣泛使用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概念，用以指一個國家的健全發展所需要的地理條件。他強調，這種領土擴張既包括對弱小國家的併吞，也包括對未開發但卻具有戰略與經濟價值的區域的征服。但雷次爾並非將其理論視為某種實際政策的基礎，他不過是試圖為國家的政治過程提出一種地理學的解釋。

⁹ George J. Demko and William B. Wood, "I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the prism of geography" in George J. Demko and William B. Wood ed., *Reordering the world: geopolitical*

航海史學家、戰略學家、海軍上將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 1890 年發表其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中所提出的「海權論」。¹⁰而「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此一術語是在 1901 年由瑞典政治學家柯契論（Rudolf Kjellen）在「國家有機體」¹¹（Staten Som Lifsform）一書中提出。

西方地緣政治學的發展進入成熟階段，是在英國人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理論提出之後。1904 年，麥金德在英國的「地理學月刊」（Geographical Journal）上發表「歷史中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首次有系統的闡述地緣政治學理論，並對 1890 年馬漢提出的「海權論」做出回應。麥金德認為，陸上力量的中心，即所謂的「歷史中的地理樞紐」，就是歐亞大陸的中央，大致相當於前蘇聯的範圍，指的就是中亞，並進一步提出「地理決定論」的經典表述：「誰控制中亞，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控制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¹²

1919 年，麥金德發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一書。首先，「樞紐地帶」的地理範圍被進一步擴大，包括東歐與西伯利亞，麥金德稱之為「心臟地帶」（pivot zone）。其次，包括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大陸被麥金德稱為「世界島」。¹³在這部著作當中，麥金德修正了地理決定論的經典表述：「誰統治東歐，誰就控制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控制整個世界。」¹⁴

perspectives o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pp.4-6.

¹⁰ 馬漢提出制海權，即國家力量的關鍵因素在於，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狹窄航道的控制權。在影響國家實力的數個重要因素中，他認為地理位置的作用最大。馬漢表示，其海權論是要為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戰略提供理論基礎。他認為，美國地處兩大洋之間，在發展海上力量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馬漢的理論對於美國的外交思想與政策實踐具有長期深遠的影響。

¹¹ 根據柯契論的定義，地緣政治學是「把國家作為地理的有機體或一個空間現象加以認識的科學」。他企圖建立一種全新的國家理論——國家的有機體論；而非將地理要素作為國際政治生活的唯一決定因素。

¹² 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Dec 2004. Vol. 170; p. 298

¹³ George J. Demko and William B. Wood ed., op. cit.15, pp.4-6

¹⁴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其目的是要提醒大英帝國，其霸權地位正在受到威脅；而戰後修正過的理論，則是試圖要為世界和平提供一種地理學上的保證。經過修改的「心

1943年麥金德又進一步修改其理論，並提出「大陸心臟學說」的第三種版本，¹⁵對「心臟地帶」進行修正。¹⁶其次，麥金德首次提出了「陸間大洋」(the Midland Ocean)的概念。¹⁷他認為，陸間大洋是除了心臟地帶之外，能夠在經濟上和戰略上維持強大政治權力的地區。顯然，新版本的理論反映了自一次大戰以來，尤其是隨著二次大戰的爆發，世界政治地理所發生的重大變化。¹⁸麥金德的理論雖然經過他自己多次修改，但其核心內容卻是始終如一的。麥金德的理論反映了一種獨特的世界觀，他認為世界歷史就是陸上國家與海上國家反覆鬥爭的歷史。

二次大戰間最有影響的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是斯皮克曼(Nicolas J. Spykman, 1893-1943)。他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三大力量中心：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區，以及斯皮克曼稱之為「內新月地帶」的歐洲沿海地區以及東亞沿海地區；對世界主導權的爭奪則表現在西半球與歐亞大陸的戰略性對抗。¹⁹此外，斯皮克曼認為，在歐亞大陸上，並不是「心臟地帶」而是「邊緣地帶」(rimland)構成對海上力量的主要威脅。²⁰他並對上述提及的麥金德著名的表述做出修正：「誰控制邊緣地帶，誰就控制歐亞大陸；誰控制歐亞大陸，誰就控制了世界的命運。」

戰後初期的地緣政治學，是以對所謂的「地理樞紐」或「心臟地帶」的討論拉開序幕，這些討論包括前述提及的麥金德對於自己所提出的理論的修正，以及斯皮克曼所提出了「邊緣地帶」的理論。這樣的討論因冷戰的出現而具有真實的意義。代替原先陸上力量與海上力量衝突的，是當時以美蘇為首兩大陣營的對峙與衝突。²¹

臟地帶」，其地理範圍大大地向西與向北擴展，這亦反映了1904年到1919年的世界。

¹⁵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Peace,"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Jul 1943. Vol. 21, pp. 595-606.

¹⁶ 在第三種版本當中，蘇聯的領土範圍就等於「心臟地帶」。

¹⁷ 陸間大洋實際上就是北大西洋。

¹⁸ Colin S. Gray,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London: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1999), pp.15~38.

¹⁹ 當然，這種學說與當時其他的地緣政治理論一樣，受到當時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並試圖對各國的外交政策提出理論上的依據，斯皮克曼的觀點成了一次戰後杜魯門主義直接的理論先驅。

²⁰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p. 114-115。

²¹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UK: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9),

在地緣政治理論上有所轉折是發生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而當時亦為世界格局出現變動的時期。戰後形成的兩極對立體系在 60 年代出現鬆動的跡象，同時，南半球與北半球的矛盾衝突日亦明顯。這樣的變化反映到地緣政治學的思維當中，使地緣政治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²²

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蘇聯東歐劇烈的政治變化再次對世界格局產生重大的影響，使地緣政治的研究又出現新一波的高潮。地緣政治學當中的一個研究核心是地緣戰略，主要是研究國與國間的戰略競賽與合作關係。在這方面的研究，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可視為代表。1986 年在「Game plan : a geo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the U.S.--Soviet contest」²³一書中，布里辛斯基對冷戰時期美蘇的地緣戰略問題有深刻的分析。

冷戰後 1993 年在「Out of control :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²⁴與 1997 年「The grand chessboard :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²⁵兩本著作中，布里辛斯基對冷戰後全球的地緣政治格局變化，以及美國地緣戰略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為美國提供一個完整的歐亞地緣戰略。

布里辛斯基指出，歐亞大陸是全球面積最大的陸地，地緣政治上居於樞紐地位，整個歐亞大陸的優勢地位將是全球霸業的中心基礎。而美國全球盟主的地位依賴其在歐亞大陸優勢的維持。他將歐亞大陸比喻為爭奪全球霸業的「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並指出在這場權力競賽中美國的所有對手。書中指出中國與俄羅斯是主要地緣戰略玩家。²⁶而對美國來說，歐亞大陸上最危險的潛在

可能是：中國與俄羅斯結盟。中亞地區與中俄為鄰，在冷戰結束後不但權力真空

註解：地緣戰略玩具有能力與國家意志，能再其國境之外運用其實力與影響力，去改變現有地緣政治事務。

pp.87~127。

²² 這個時期地緣政治學者所關注的重心轉移到富裕和貧窮，即北方與南方的對抗。

²³ Zbigniew K. Brzezinski, *Game plan : a geo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the U.S.--Soviet contest* (Boston : Atlantic Monthly Press, c1986)

²⁴ Zbigniew K.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3)

²⁵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Books, c1997)

²⁶ 地緣戰略玩具有能力與國家意志，能在其國境之外運用其實力與影響力，去改變現有地緣政治事務。

且內部不穩，再者，中亞地區享有豐富的天然氣與石油蘊藏。因此美國雖然地理位置遙遠，但志在開發本區資源，並有心阻止俄羅斯獨占此一地區的地緣政治空間。²⁷一國對地緣政治情勢的判斷，會影響其外交政策的發展方向，²⁸地緣政治主要探討：一個國家如何謀求生存發展，並得到在經濟與政治上的控制權？

「新的大競賽」(the New Great Game)

早在 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前的 90 年代，學術界在研究討論「中亞」這個區域的相關文獻當中，除了上一節所討論的「地緣政治」，也常提到「新的大競賽」(the New Great Game) 這個概念來解釋文章當中所分析的中亞情勢。

在分析中亞地區政治、軍事與經濟時，一個分析的基本主題是新大競賽(the New Great Game)²⁹。新大競賽被簡略的定義為：一場在中亞與高加索地區，對於影響力、權力、霸權與利益的競爭。此外還有宗教、文化與軍事上的競爭。參與競爭的行為者有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的、本地的與區域的行為者。新大競賽這個概念的用來解釋中亞地區地緣政治的當前情勢，與以地緣政治作為政治安全的分析工具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在使用大競賽這個概念來分析中亞地區當前情勢時，必須注意到大競賽只是在某地區某個時期整個地緣政治中的一個部分。在新大競賽的假設中，安全(hard security)是最核心的議題，雖然經濟與文化的競逐也是新大競賽假設中的一部分。³⁰

²⁷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台北縣：立緒文化，民國 87 年)，頁 66-69。

²⁸ 以 1940 年代末期美國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所提出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theory)為例，幫助美國制定了冷戰時期的戰略，將蘇聯的圍堵在心臟地帶，目的是要圍堵蘇聯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George J. Demko and William B. Wood ed., op. cit.15, p.5

²⁹ 原本的大競賽(Great Game)是指發生在 1830 年代，最後以 1907 年的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畫下句點。主要目的是維護帝國的安全與權力爭奪。大競賽指當時的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在中亞地區的勢力爭奪戰。由於俄羅斯在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在高加索與中亞地區擴張勢力，這引起了在印度代表大英帝國的東印度公司的緊張，因此英國開始發展在印度北方國界以外的勢力，雙方的勢力範圍因此發生重疊。參考：Yelena Kalyuzhnova, *The Euro-Asian world : a period of transition* (England : Macmillan Press, 2000) p.68

³⁰ Matthew Edwards, "the New Great Game and the new great gamers: disciples of Kipling and Mackinder," *Central Asia Survey*, March, 2003, 22 (1), pp. 83-87.

註解：原本的大競賽是指發生在 1830 年代 最後以 1907 年的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話下句點 主要的地是維護帝國的安全與權力爭奪 當時的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在中亞地區的勢力爭奪戰 由於俄羅斯在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在高加索與中亞地區擴張勢力 因此引起了在印度代表大英帝國的東印度公司的緊張 因此開始發展在印度北方國界以外的勢力 雙方的勢力範圍因此發生重疊 詳見 書名 *The Euro-Asian world : a period of transition* 出版項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 Macmillan Press ;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entre for Euro-Asian Studies, 2000 p68

檢閱「中亞地區」情勢的相關文獻時，我們發現分別以：地緣政治（俄羅斯、中國與美國在中亞地區的權力競逐）、恐怖主義在中亞地區的擴張、各種國際勢力對中亞地區的資源爭奪主控權、由中亞各國為主所組成的區域組織...等，作為主題試圖對中亞情勢有更多的瞭解。

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之後隨即發生了911事件，使得中亞地區頓時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一些文章在探討俄羅斯、中國、美國在中亞地區的權力競逐時，會以上海合作組織作為觀察的一個面向，然而專門討論上海合作組織的文章仍然有限，當中，Sean L. Yom的「Power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 The Futur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³¹可作為其代表。

該文在前言部分指出：冷戰結束後，中亞在地理位置上與中俄兩大核武國家成為鄰居。90年代初始，中亞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排序中並未佔有優先地位，華盛頓當局並不關心中亞地區的中程的政治穩定或長期的經濟發展；其政策重心在於防止核武擴散與維護能源安全。因此，中亞各國在獨立後依賴中國與俄羅斯滿足其安全與經濟的需求。上述態勢基本上似乎已型塑了中亞的未來。

然而，中亞位居歐亞大陸的樞紐位置，2001年的911事件與隨之而來的阿富汗戰爭使中亞地區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西方國家將注意力集中在中亞地區的戰略意義上面。當前西方國家對中亞給予極大的政治關注，中亞不再處於中國與俄羅斯的影響範圍下。新的政治動態已經改變了中亞地區的權力平衡，中亞再次置身於各強權地緣政治大競賽中的主要場域。

在說明上海合作組織的重要性的部分，作者說明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區域性質的論壇，致力促進與會各國間緊密的合作關係，並提供中亞集體安全的保障。作者認為，若上海合作組織所關注不再僅限於安全議題，也著眼於經濟與社會方面的議題，那麼SCO將真正成為一個強大的區域組織。

³¹ Sean L. Yom, "Power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 The Futur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arvard Asia Quarterly*, Vol vi, no.4. Online: <<http://www.fas.harvard.edu/~asiactr/haq/200204/0204a003.htm>>

然而，SCO 是否能發展成爲一個強大的區域聯盟存在著下列前提：一、各與會國必須對 SCO 架構投入相當的政治意志。二、SCO 必須發展獨立的行政機構與有能力的領導階層。三、SCO 必須獲得美國、歐盟（EU）與聯合國（UN）的認可，使其把 SCO 視爲一個可靠的國際組織。四、更重要的是，SCO 必須是一個爲了所有成員國的集體利益所運作的法律機制，而不是只受一兩個國家所控制的機構。

作者針對第四個前提解釋了其困難性：許多西方政策與情報機構形容 SCO 僅是中國與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工具。因爲，SCO 的成立大部分是基於中國與俄羅斯的倡議，因此在許多的議題上中俄能夠操縱上海合作組織的立場，迫使該組織的成員支持他們的政策。對中俄來說，上海合作組織是中俄在中亞地區戰略利益的保證，最終的目的是想把 SCO 塑造成一種維護區域安全的機制，但更重要的是將西方的勢力摒除在中亞之外。

然而 911 事件與隨後的阿富汗戰爭使美國在中亞地區設置軍事基地。目前中亞地區對美國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則有著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中國與俄羅斯仍然試圖強化對中亞地區的控制。

作者提出會影響中亞地區未來政治與經濟的走向的三項因素：中俄關係、美國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伊斯蘭極端主義。檢視這三項因素，除了能夠幫助我們觀察 SCO 在未來的發展，同時更加清楚的觀察到中亞地區權力政治運作的情形。

作者的結論是，美國駐軍中亞的形式與作用會影響 SCO 未來發展。中俄關係將會不斷加強，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威脅將迫使中亞各國維持與中國與俄羅斯的友好關係。然而，如果美國決定長期駐守中亞，並與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國共同對抗伊斯蘭極端主義；那麼中國與俄羅斯即使長期視中亞地區爲勢力範圍，中俄或許將發現美國與中亞國家之間的關係將逐漸強化。因此，中國與俄羅斯將會加強與中亞各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關係；而隨著中亞各國經濟與政治發展，美國仍必須決定是否願意付出相當的代價以維持美國在中亞的勢力擴張。

作者在這篇文章中說明了上海合作組織的重要性，並透過中俄關係、美國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伊斯蘭極端主義這三個面向來探討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與未來走向，並觀察中亞地區國際政治力運作的情形。作者在本文中提出了清楚的架構，經由深入簡出的分析說理，讓讀者瞭解影響中亞地區情勢的各種因素間的關聯性。然而對於中亞地區的主體，及中亞各國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態度卻著墨甚少，只有指出當初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是由中國與俄羅斯主導，但在面對美軍進入中亞時，中亞各國卻採取了歡迎的態度；而在結論時認為若美國持續與中亞各國維持良好的關係，或許中亞各國將會比較傾向美國，選擇疏遠中國與俄羅斯。這樣來看，筆者認為，中亞各國的態度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影響上海合作組織的未來？因此，筆者認為，就中亞各國對上海合作組織的態度、在上海合作組織架構之下中亞各國與中俄關係的發展、以及 911 事件後中亞各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探討。

另一篇由 Pan Guang 所執筆的「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ist Campaign」³²一文中，作者認為：SCO 是一個區域安全與經濟合作的多邊組織，自 96 年開始，在中亞的信心建立措施與防止阿富汗內戰蔓延方面，「上海論壇」這個機制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但是作者指出：911 事件與其後以美國為首的阿富汗戰爭對這個組織提出了挑戰。SCO 需要加快建構並完善其合作機制，如此才能實現中亞在反恐戰爭與經濟合作方面的任務。作者樂觀的認為，2002 年在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市（ST. Petersburg）所舉行的高峰會是 SCO 的里程碑，在高峰會上 6 個會員國領袖為 SCO 的遠景提出了計畫，SCO 已有穩固的基礎來面對發展路程上的挑戰。

³² Pan Guang,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ist Campaig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no.3(21), 2003

此外，許多觀察家認為 SCO 並未採取有力的行動，來回應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戰爭，針對這點作者指出了這當中複雜的因素：(1)、911 是直接針對美國的攻擊行動，美國自然會在之後的反恐戰爭中擔負起領導角色。因此，除了合作夥伴，在反恐戰爭中扮演任何其他角色對 SCO 而言都是不可能且不切實際的。

(2)、SCO 絕對不是一個軍事聯盟。此外，當時 SCO 的成員並未受到阿富汗恐怖活動的直接攻擊，因此所有 SCO 成員國沒有必要聯合行動。(3)、當時 SCO 的秘書處尚未正式運作，預計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凱克 (Bishkek) 設立的反恐中心亦尚在籌備階段。因此 SCO 未能做出快速的反應與聯合行動。(4)、SCO 的成員們都還分屬其他不同的國際組織。這表示他們有義務與其他國際組織的成員國來協調他們的行動。因此，SCO 的成員國在反恐戰爭中所涉入的程度不同。

(5)、美國對 SCO 各個成員國的要求也不同，如：美國要求在烏茲別克設立軍事基地；但美國則要求中國與俄羅斯在情報分享與外交合作方面給予協助。即使提出了上述理由，對於 SCO 沒能快速提出有效且具共識的戰略因應 911 事件與之後的反恐戰爭，作者也承認這對 SCO 或許是個失誤了。

作者認為，911 事件發生後迄今 (2003 年) 中亞地區的戰略模式與權力平衡的狀態已經有所改變，這使 SCO 面臨的新的挑戰。首先，SCO 在中亞地區安全與反恐的領導角色已被弱化。其次，SCO 的內部團結被破壞。最後，SCO 在經濟合作方面的腳步更緩慢了。

不過作者認為，雖然因為反恐戰爭，中亞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戰略模式已不同以往，但這為 SCO 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因為在 911 事件之前，考量到其他周邊國家以及其他國際成員的疑慮，SCO 的成員因此不願意加重 SCO 的軍事色彩；但在 911 事件發生後，幾乎所有的中亞國家幾乎已加入了對抗恐怖主義的國際聯合行動，這樣的大環境使 SCO 能夠加強成員國間的安全合作，並順應國際情勢建立其區域性的反恐機制。其次，阿富汗塔里班 (Taliban) 政權的瓦解代表著中亞地區動亂的根源已經被消除，這提供中亞穩定發展的新契機，特別是對 SCO 的成員國來說。再者，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也成功的遏止了毒品與武器走

私、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動。這對於一直以來致力於打擊邊境犯罪的 SCO 來說也是個助力。此外，中亞地區地緣政治情勢的發展也促進了中亞地區在經濟方面的合作，特別是在裏海能源的開採上。此外，作者認為，由於 SCO 各成員與美國在反恐議題上已有程度不一的雙邊合作，這提供了上海合作組織與美國在反恐議題上的合作基礎。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提到，2002 年 7 月 7 日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所召開的 SCO 元首會晤之後，由六個會員國元首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章程」(Charter fo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與「地區反恐機構協議」(An Agreement on the Anti-Terrorism Agency in the Region)。隨著上述兩項文件的簽署，SCO 的永久性組織與地區性的反恐機構將正式在北京與比什凱克成立。上述文件的簽署使得這兩項組織機構的成立取得了法源依據。作者認為這兩份文件是加速了 SCO 體制建立，提高了反恐合作的層次，並使 SCO 進入成熟的發展階段。因此作者認為 SCO 將持續的發展為重要且有成效的區域組織。

在這篇文章當中作者從：SCO 對 911 事件與反恐戰爭的反應、SCO 面臨的挑戰、SCO 發展的契機等，這三個面向說明 SCO 在反恐戰爭當中所面臨的區域及組織內部發展的問題，最後並做出結論：在彼得堡高峰會後 SCO 將致力於反恐與經濟方面的合作。在文中作者認為，由於 SCO 的成員又分屬於其他不同的國際及區域組織，再加上 SCO 原本不願意強化 SCO 的軍事色彩，因此在面對突發的 911 事件時，無法做出迅速的反應。然而筆者要提出質疑的是，SCO 建立之初的首要宗旨就是打擊恐怖主義，何況在現今的國際社會當中，每個國家都參加了許多不同性質的國際組織，作者提出 SCO 無法對 911 恐怖攻擊事件作出回應的理由似乎十分薄弱。

再者，作者在文章第二部分提到，由於 SCO 各成員國在反恐議題上與美國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已經破壞 SCO 的內部團結；卻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指出，因為 SCO 各成員國在反恐議題上與美國有不同程度的合作，提供了 SCO 與美國在反恐議題上合作的基礎，這樣的論述似乎稍有矛盾之處。

此外，作者在文章第三個部分指出：911 事件後中亞地區地緣政治情勢的發展促進了中亞地區在經濟方面的合作，特別是在裏海能源的開採上，這樣的發展將為 SCO 促進組織內的經濟合作提供良好的環境；但在文章中第二部分說明：911 事件後中亞地區地緣政治情勢的發展會使 SCO 架構下經濟合作的腳步更加遲緩，在這個部分作者的說理又再次出現矛盾。

最後作者的結論是，因為 2002 年 7 月 7 日 SCO 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章程」與「地區反恐機構協議」，SCO 的未來的發展是樂觀的，雖然作者行文當中舉出，上述兩項文件簽署之後，中國與美國在反恐議題上的若干合作，以及中國與吉爾吉斯在邊境地區舉行了聯合反恐演習，但是這樣的佐證卻十分薄弱，作者在行文當中是指出了這樣的事實，但並未深入分析，因此很難說服筆者，為什麼這兩項事實就會因此降低美國駐軍中亞所帶來的衝擊。

拉格維諾夫 (Г. Логвинов; G. Logvinov) 在「上海合作組織邁向實質的發展—論上海合作組織聖彼得堡高峰會」(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шаг вперед. К итого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самита ШОС; Shanhaiskaja Organizazija Sotrudnishestva — kashestvennii chag vpered. K itogom sankt-peterburgskogo samita Shos)³³一文中，先概述了 SCO 自 1996 年到 2002 彼得堡高峰會發展過程。全文對聖彼得堡高峰會上 SCO 所簽署的兩項文件的意義，及其對 SCO 未來發展的影響加以論述。首先作者說明 SCO 自 1996 年到 2002 彼得堡高峰會前 SCO 的發展過程，作者認為觀察這段過程可以理解到，SCO 的成立並非出於個別國家的決定，而是基於各國內部的共同需求。

³³ Г. Логвинов,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шаг вперед. К итого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самита ШОС",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о.5, 2002г

作者指出，在彼得堡峰會上由與會六國元首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憲章」賦予了 SCO 法源基礎，在其生效之後，SCO 正式成爲一個國際法的主體。根據上海合作組織憲章，SCO 將可建立精確的組織結構。而除了憲章之外，至少還有三十項協議與規範性文件必須制定，如此 SCO 才能有效運作。因此作者認爲，在 2002 年 SCO 才算正式開始運作。

作者在文中也舉出了若干實例，說明隨著 SCO 組織架構的建立，與會國間也展開了實際的合作。此外，作者也提到，SCO 各與會國體認到，各國間在經濟方面的合作將是強化 SCO 的主要因素。作者提到，SCO 在 2002 年 1 月的外交部長級會議後的聲明中，強調 SCO 會員國一致認爲，在全球反恐戰爭中的領導角色應該由聯合國來領導。此外並再次強調，SCO 不是一個軍事聯盟，該組織的成立也並非針對任何一個國家或國際組織。作者在結論的部分指出，中國是俄羅斯在中亞地區與全球事務中的重要夥伴，因此 SCO 會成爲一種歐洲與亞洲間的橋樑。

總體而言，Г. Логвинов 的這篇文章主要在介紹 2002 年當中 SCO 各成員國間所舉行的重要會議與所達成的協議，此文客觀上而言比較像是政令宣導的文章。文中對於 911 事件後對 SCO 未來發展上的影響，以及 SCO 成員國對於美國駐軍中亞此事態度不一也沒有加以論述，因此筆者認爲就上述兩方面還有加以深入研究的空間。

第三節 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

壹、分析架構

本文認為，冷戰後，中亞地區在全球地緣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國際強權為追求全球霸主的地位，使中亞地區成為國際強權爭奪的場域。冷戰後，中亞地區出現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五個新興國家，俄羅斯的領土範圍退出中亞地區，中亞地區因而成為權力真空的狀態，吸引其他國際強權的注意力，開始與中亞國家進行各種層面的交往，以期將中亞地區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這場競爭中的主要行為者之一的中國，一方面與俄羅斯維持友好關係，另一方面也展開對中亞地區的謀略。

俄羅斯在這場權力競賽中剛開始保持優勢地位，但在面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以經濟和軍事合作方式逐漸強化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時，俄羅斯選擇與中國合作，以維持自身在中亞地區的優勢地位。在中亞地區，俄羅斯與中國合作的主要工具就是「上海合作組織」，中國也藉著上海合作組織，在冷戰後正式的將其地緣政治勢力進入中亞。911 事件的發生使得中亞的地緣政治格局再次發生變動，911 事件後美國取得了駐軍中亞的機會，宣告美國的地緣政治勢力進駐中亞。

中亞國家作為強權競逐的場域，雖然加入中國和俄羅斯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卻也與美國進行各方面的合作，以謀求本身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面對美國在中亞地區的經略，中國和俄羅斯透過上海合作組織作為媒介，來抗衡美國經略中亞的壓力。一場以中亞地區為場景的「新的大競賽」就此展開。

本文試圖透過上海合作組織，來觀察冷戰後國際強權在中亞地區展開的權力競逐。本文認為，冷戰後，中亞地區在全球地緣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顯著上升，成為國際強權爭奪的場域，中國與俄羅斯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的目的，是為追求在中亞地區中取得優勢地位，911 事件後美國駐軍中亞，影響了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

此一命題又可衍生下列相關的子命題：

- (一) 中國、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在交往過程中逐步建立合作的基礎，促成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並在 911 事件後逐步健全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機制。
- (二) 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雖由中國和俄羅斯主導，但中亞地區的成員國基於參與該組織對本國亦有地緣政治上的共同利益，因此加入上海合作組織。
- (三) 中亞國家作為上海合作組織的組成份子，中亞國家間的關係會影響該組織未來的發展。
- (四) 911 事件後美國駐軍中亞，使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面考驗，使俄羅斯、中國和美國在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勢力進行重新分配。

貳、章節安排

第一章是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概念界定與文獻分析、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文透過地緣政治研究途徑來探討冷戰結束後中亞地區地緣政治的變化，以及上海合作組織在當中扮演的角色。

第二章說明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過程，以觀察各成員國為解決共同問題的實際運作情形，以及介紹上海合作組織的組織結構。同時，探討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基礎，說明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是各國間基於共同利益與解決共同問題所形成的結果，並進一步分析各成員國自身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地緣政治考量。

上海五國論壇解決了成員國間共同劃界問題和軍事上的互信，促進成員國週邊環境的穩定，建立日後相互合作的信任基礎。此後，為維護中亞地區安全與促進成員國間的經濟發展，上海五國論壇機制在各國交往的過程中轉型為上海合作組織，並逐步建立合作機制的組織結構。

第三章討論極端主義在中亞發展的情形，藉此探討上海合作組織中亞地區成員國之間的內部關係，以及對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影響。上海合作組織成立的首要目標是要打擊中亞的極端主義，以維護中亞地區的穩定。中亞地區盛行的極端主義有特定的時空背景，在蘇聯解體後民族極端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結合，以恐怖主義的方式呈現。極端主義在中亞地區的代表性組織「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在 1998—2000 年間在費爾加納山谷發動的恐怖攻擊事件，使烏茲別克加入上海合作組織。但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與中亞國家間的領土、種族問題有關，使中亞國家間的關係緊張，這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日後發展上的內部隱憂。

第四章先說明美國中亞政策的演變，討論 911 事件後美國駐軍中亞的地緣戰略意涵，及其對中國和俄羅斯的衝擊，最後探討 911 事件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及中亞情勢的影響。美國藉由駐軍中亞初步實現其中亞政策的目標，在中亞地區取得優勢地位；俄羅斯藉由獨立國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取得中亞的軍事基地，以抗衡美國駐軍中亞的壓力；中國則在上海合作組織架構下在中亞地區進行兩次軍事演習。美軍進駐中亞剛開始使烏茲別克對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出現質疑；但由於美國對其民主化的壓力會危及烏茲別克政權的穩定，使其又回到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架構中。此外，在未來中國是否能透過上海合作組織取得在中亞的軍事基地，除了中國本身的意願外，亦決定於俄羅斯的態度。

第五章是本論文的結論。在結論的部份將本論文各章的研究發現綜合說明，藉以分析影響上海合作組織未來發展的因素。

911 事件後，俄羅斯、中國和美國以中亞地區為場景的大競賽中，美國暫時取得優勢地位，俄羅斯是後來居上，中國則必須繼續藉由上海合作組織將強與中亞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合作，以維持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